

史學叢書

漢書注校補

第廿冊

漢

書

淫

校

誦

五

十

人

齊

自序

壽昌幼受書略解義訓治經外好讀史先叔父硯齋先生授以
通鑑併儲氏所選史漢文俾之讀意不足觀讀全史未敢以請
一日窺先君案頭有三國志竊取讀之日畢一帙爲先君覺指
數事令占對頗如指先君喜諭獎以一書問何欲以漢書對先
君故有漢書一冊日自評校細字雙行朱墨幾徧閱後輒弄諸
態禁兒輩播弄至是別以毛刻兩漢書賜壽昌此道光丁亥春
壽昌得讀漢書之始也從伯父念晦先生熟精史記過先君飲
叔父旁坐侍飲次論河事伯父倍誦河渠書及溝洫志上溯禹
貢旁及水經注等書並及後世河道分合從廢之故如鴻臚水
數掌文纒纒數千百言無脫誤壽昌職執壺注酒之役雖不深
解立聽忘倦叔父問自來論馬班優劣伯父曰馬之峻潔班何
可並論先君曰環於馬固和太羹而珠大圭矣然雅瞻宏豁獨
有千古何渠不若伯父曰馬爲李陵作小傳意已盡班稍覺煩
矣先君曰馬緣陵得罪時陵未死或有不敬盡言處故僅附廣
得後漢書傳班則極力摹畫其苦戰至萬不得已而始降爲陵
雪卽爲還吐不平也伯父曰司徒據漢史記未能齊一而蘭臺
之書亦時有舛互何也先君曰此無足詫也蘭臺以抗古絕羣
之才使作氣馳肆卽上溯無紀遠極無竟凌虛造有曾何所於
精齊顧東之以數百年之事益之以數十名家之筆如太史公
及其父司徒據所作外如向歆父子馮商及史通所述十數家
自不能無異同繁約蘭臺詳輯而審擇之彈二十餘年心力以

一手編成譬之玉璫雜糅而熟以片石礪鐵並鍛而治以一鑊
匪夫潛精積思詎易輟粹況天文志成於馬續八表成於其女
弟昭加之寫官手民代有誘脫舛互之失奚怪其舛於在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者爲補漏訂謬以齊其闕於蘭臺何誅焉叔
父曰師古注何如先君曰是所誦班氏忠臣也劉向撰采古
卽一字悉源經典靡虛誌臆訓文顯事舉俾蘭臺史者得徑
路洵絕作也叔父曰聞近有某君著漢書注補古庸謬疏
妄者何如先君曰注家誠不無闕失後學繼而正亦讀書應
盡事必尋繹還辨詆前耀已亡之書豈知爲子伯父笑曰是苟
卿氏所謂陋儒也雖博研取況未必得乎誠不願子弟輩效之
先君曰壽昌曰小子識之壽昌曰教語是日談議歡良夜始
罷壽昌有生來趨庭受訓益莫樂於此一日者也越歲壽昌得
咯血疾幾殆先君手自醫治令輟學歲餘甫就愈辛卯先叔父
遂攜出游泛湘水出洞庭杭大江樞制治穿巫峽欲藉山川以
暢其迂結盡其宿痼途中仍禁勸學得詩詞數十首春秋策論
三十餘篇以歸壬辰從叔父讀書嶽麓應鄉試時先君往往浙
中清約自厲子身之任半載卒官孤兒號泣奔赴扶柩歸里發
遺篋則殘紙破書滿中而遺墨渺然先君手評勘之兩漢書
皆無有慟絕而無如何壽昌遂發憤將早歲所賜兩漢書日夜
研習凡四年於書眉行間塗抹無隙叔父見而喜之取置行篋
逾年自江右歸云熊氏雷錄副本別以一冊賜仍校勘如前復
爲王牧莊世兄取去壽昌亦不甚惜復手校一冊旋借失又一

冊用五色筆校未卒業亦佚去同治二年寓武昌購得此冊時
取評校益結好在此聊用遣日抵京後待漏應官之暇無輟業
及門王生先謙恐又廢棄亟請成書予笑無以應王生乃毅然
自任手錄成十四冊感其意暇輒綴筆時有增損已請篤廢業
者一年病減復爲之手不離案習不貳席寒暑寢饋於其中每
寫一冊改竄無餘紙再寫復然至是易彙者十有七矣嗟乎少
年識惜氣盛鑒古無厭遇一新解遽矜創獲則貿然喜既思
薄陋傾趨訓疑再先業失緒手澤罔尋時捧書而泣則盡然悲
今老矣視少所矜百不存一削牘既屢積墨徒瀆猶幸徧閱典
冊熟勘直誦一編少就千世待質而卒無以續先人之墜聞版
後來之斯道則懔然懼慄然慚終吾生而靡能自釋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秋月望日長沙周壽昌自序

漢書注校補卷一

長沙周壽昌撰

高帝紀第一上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藝文類聚引述征記曰豐折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則見交龍于上

壽昌案交史記作蛟荀悅紀同賈山傳父龍驤首奮翼大躍

作蛟龍蛟交古今字也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壽昌案史記高帝紀同又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曰秦王爲

人峰準長目顰鳥膺本書陳平傳平爲人長大美色王莽傳

莽爲人侈口蹙頰露眼赤精蓋人猶狀也爲人卽爲狀也

周仁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公孫宏傳宏爲人談笑多聞
霍光傳光爲人沈靜詳審皆主性情行止說與此全別

爲泗上亭長

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爲亭長或謂亭

父漢舊儀云亭長皆調五兵言弩戟弓劍鎧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顏注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育定壽昌案風俗通云廷正也

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正均直也廣韻引此有廷平也三

字古廷庭字上下通用如洪範五行傳於中庭祀四方注中

庭明堂之庭或曰朝廷之庭也則廷亦可作庭又釋名釋宮

室篇云廷停也人所停集之處也皆讀如木音不必音定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常從王嫗武負黃酒

顏注曰亦猶鯛陽音紂連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壽昌案勺酌音同無須徵引當是云連勺音輦誤書酌音耳

縱觀秦皇帝

顏注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壽昌案顏注縱放也言高祖放觀無忌也解已明下忽云放人令觀是誰放之誰令之也為此贅文轉失語氣觀讀如本音亦不得作去聲也瞿鴻禨曰史記作縱觀觀秦皇帝多一觀字於義爲長益知顏注放人令觀之迂也

嗚然大息曰

顏注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壽昌案大息之大音泰呂覽高誘注大長也言長歎息也說文息喘也論語皇侃疏息亦氣也歎息者有氣無聲安所云大顏注滯

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之

師古注曰父奉請飲后因食之壽昌案古人飲食通稱飲亦可以統食本書朱買臣傳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是也

呂嫗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日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爲順壽昌案外戚孝宣許皇后傳霍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戚君欲奇貴之與此文法正同不得妄改也

誠如父言

誠猶信也若云信能如父言設辭也顏訓作實字泥

乃目竹皮爲冠

壽昌案淮南子汜論訓造劉氏之貌冠高誘注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此冠殆仿周制而爲之而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三禮圖云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據此則高帝仍以楚制爲之名長冠似不必知高氏之稱委貌冠也初學記引此同

乃前拔劍斬蛇

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冶之卽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本表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鑪中劍成殺三牲以饗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醉困臥

殿監本及凌稚隆評林本因作因瞿鴻禨曰前云高祖醉此復云醉又曰因臥是臥因醉也何不因於前而因於此乎壽昌曰據文義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困臥情事

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數里醉困臥是言醉後行數里而困故臥也困字似較困字爲勝

秦二年十月

壽昌案紀於秦歲首書十月不書冬者漢之冬實秦之春也百漢元年後皆書冬十月者用太初改曆後之序追書之也又案二年三年十月至九月每年書月而不書冬春夏秋者時秦自有其四時不能以夏正之春夏秋冬冠之全沒其實也仍以追改之月日紀之詳其事功免致淆紊也而於二世元年首書秋七月三字者遵本朝之制俾後來可因時考事也此班氏之微指也 案書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其爲建亥乎史伯璿曰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已巳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寅月起數者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爲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信乎此十月爲太初追改後建亥之月若真爲秦十月則當建申矣

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

師古注曰東海之戚也通鑑胡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頗遠壯兵散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亭樓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廣戚之戚也齊召

南謂此說足正師古注之失壽昌案師古注未失胡注失也薛在秦時爲郡東海地本屬之戚亦爲其屬縣皆在今山東兗州府境左右相距並不遠考曹參傳云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徙守方與遷爲戚公皆不出遠境壯走死於戚故使參爲戚令也且卽以情事揆之沛郡卽秦之泗川廣戚卽沛縣壯由泗川出敗於薛必不能回走泗川不走至戚而胡走乎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史記作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師古謂得爲名非也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壽昌案索隱謂非爲人名者是必謂爲曹無傷或未然沛公此時左司馬尚有孔聚陳賈唐厲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證案功臣表 蔣彥休孔聚以執諸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注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卽秦胡亥元年是孔聚從起碭後卽得左司馬在入漢前曹參陳賈戰國策田單守卽墨有云堅守惟恐見得功臣表陳涓得案將處侯劉澤擊陳稀得王黃侯蓋獲敵曰得吏多如此

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巨將兵北定楚地

如氏注曰巨章邯司馬史記正義同壽昌案巨疑亦是秦將司馬其姓非官稱若章邯之司馬當以章邯冠於上不能隔一事爲稱又考樊噲傳云與司馬巨戰碭東上並無章邯事史記張曼注曰秦司馬不屬章邯差近之劉攽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說較勝又師古

注曰從爲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壽昌案此尚書序語尙應作商書下脫一字

章部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儼於臨濟

壽昌案傳咎自殺儼爲郡所殺也

沛公項羽追止

壽昌案詩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玉篇堂北曰背北齊古轉訓服虔章昭訓本此頗引老子樂書於義支離王先生念孫解北字甚詳確稍嫌辭費

八月斬三川守李由

壽昌案史記李斯傳二世初立處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僇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是斯之被僇實由其子守三川也又云及二世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署斬咸陽市是由應死在元年李斯被刑以前其曰項梁不曰高祖者蓋當時初起兵時秦止開有項不聞有劉也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由正統兵未必奉詔趙高蔽主奏報不入卽入亦不以時故史漢日月多錯互也

乃道碭

孟康注道由碭王念孫曰道卽由也壽昌謂與前夜徑澤中徑字相類案戰國策魏三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又若道河外昔大梁而右土蔡召陵卽此道字所本國策他處尙多以沛公爲碭郡長

壽昌案蘇軍兩說遂之而有不盡者漢書時每郡設總兵之長故下云將碭郡兵守或別有人也漢書傳云破薛郡長前注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傳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既有吳郡長又有吳郡守明長與守各一人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劉攽曰案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已在六月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丁月衆東井高帝遇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癸酉七月日在羯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壽昌案劉氏考星度甚確說亦詳矣有所本元魏書高允傳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崔浩謂允曰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考史記高祖本紀末書此事僅於大官書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未書歲月劉向上封事亦止云漢之人秦五星聚於東井則明言入秦又考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人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本紀秦二世三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所稱引兵西秦民喜者正在七月正五星聚于東井之時故甘公亦止言其入關未說到至霸上降子嬰也合此數說益證劉氏高氏崔氏三家之說不誣至高氏言史官欲神其事統以漢臣修漢史自不得不爾也顧

棟高云武帝太初定麻改用夏正史官因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畢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也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

科大怒使監布或破函谷關

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于蒲解先生說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內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邪即令家發新東欲燒關門關門乃開壽昌案此卽張良傳沛公所稱鯁生也

不以意先入關

顏注云意不自謂得然壽昌案不自意言非意所期也此不注自明顏注轉晦矣吳王濞傳條侯時乘六乘傳會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語意與此同

籍何以至此

宋景祐本乾道太明任文盛本俱作生此生至字近而譌以文法案之作至是毛氏汲古閣此書係影宋本知當日原有作至此者王氏念孫讀書雜誌特爲此著一條辨生字應作

至甚悉豈當日未取毛本一校邪

春正月

如氏注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顏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麻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壽昌案如服注均明確顏注尤切當不易無可疑者王先生引之必爭秦用十月爲歲首仍遵夏正未改正朔痛駁三家之說且說十七證以明之壽昌略就所議者質其疑焉其第一證引月令第二證引秦紀昭襄王事無論證之是否但月令係呂不韋所輯在始皇未混一之前昭襄王爲始皇之父未改正朔其用夏正何疑何能辨始皇之事此王氏誤證不足辨者也其三則引史記始皇紀其四則引月表其五則高祖紀此皆是漢太初後追改之歲月何煩徵引以予攻矛尤覺無謂其六則謂漢朝十月不知漢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以爲國慶制與賀正月等治及後漢猶行此典禮儀志可證其七引文帝紀其八其九亦然此皆是史臣追改之歲月與前三四五謬同其十則云賈誼傳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每庚戌庚申庚午

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此證似確不知蔡氏晉有言三正
既爲累代所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諸哲臣民並言之
而不以爲雜義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不以爲
倍者壽昌謂非第此也賈山傳於文帝時上至言有云曆以
夏歲二月釐注時以十月爲歲首則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也
是山且以夏正陳言於君不止臨文矣若漢不承秦制改月
則得歲二月足矣何必竟之以夏乎何疑於賈誼之臨文乎
其十一引淮南天文訓謂淮南誅在太初未作曆以前而其
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入營室之月非建寅之月而何不知
正朔代殊而陰陽占候則必不能外乎夏正也案逸周書周
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
夏焉後書魯恭傳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
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華氏泉曰先儒謂夏商
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
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
從夏令淮南齊正主授時而通行民俗者也且淮南造逆能
必其格違朝制乎此更難取爲據也其十二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無非引史記本書紀表志傳各時月相爲詰難不
知此皆追或之歲月繁稱博引頗不憚煩瑣與前同無庸辨
也甚至因顧氏此注並謂秦氏蒞田之五禮通考金氏楊之
禮箋皆被其惑其尤怪者云以亥月爲正月顯頊無此法
顯頊無不傳者數千年王氏必不曾習何以斷其無建亥之

法乎壽昌竊謂秦正朔本無可考顧氏於改時改月屢言之
當日必有所受惜未能徵引古籍致被詰難耳壽昌因就顏
說申證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
十月朔正義云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秦以建亥之月爲正史
記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
中春是年春前未書事則疑是秦之春夏之十一月也史記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集解引茅盈內紀曰始皇
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祖父濠於華山白日昇天先是邑
歌有云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因改
臘曰嘉平茅紀爲夏九月事即秦之十二月也陳勝傳臘月
注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是也臘必於歲終秦應以夏
九月臘不開行臘於此年之第三月也而史記封禪書高祖
十年春有司請合臘當以春三月及時臘猶以春非臘時明
乎此爲漢之春實夏正之冬漢之三月實夏正之十二月也
據此則漢之臘又在春三月矣又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陳
涉起兵索隱注云涉起凡六月當二世元年十二月也此明
秦自爲十二月若照夏正書則當云二世二年也檢本書陳
勝傳云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起兵云據陳數日又云二
月餘又云韓廣屠數月至臘月莊賈殺勝降秦又云陳勝王
凡六月若照夏正書時秦不改月則秋七月至九月止三個
月一歲終矣安能勝七月起兵又能於各處遷延或二月餘
或數月至臘月而死乎據史記及張晏各注明乎秦自有春

有歷自立十二月之制也先儒有謂史云改年始非改正朔者不知年始即正朔之變文史記麻書注索隱云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本書律曆志云秦自呂爲後水德乃曰十月爲正麻書又云故襲秦正朔本書律曆志同是明稱秦之正朔豈得以前年始兩字相難乎至漢治秦麻以亥爲正班史準太初所改麻道書之無從取證原文惟案五行志下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水之言明言漢正月也異姓諸侯年表自漢元年起皆書一月至十二月二年三年四年年書一月至九月止有詩案在異姓諸侯年表按書五年卽皇帝位書正月是確以十月爲歲首確書十月爲正月並不書一月也壽昌又考命正變與已類稿五行傳用亥正論云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親是司四月五月維親是司六月七月維親是司八月九月維親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親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親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案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爲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觀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皇極經世一傳二三月以下皆漢之月數是漢儒本謂漢改時月也又文選古詩十九首云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觀星何歷歷李善注云春秋連斗極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

孟冬非夏之孟冬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是唐世文人之說也劉攽考異云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遷以夏十月入秦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云蓋漢初以夏十月爲正月十一月爲二月終於九月爲十二月又考董仲舒傳云舉孝廉之十一月也意者當時之二月是宋時諸儒之說也益徵顏注改時改月之義爲確不可易也

二年漢王以改得劫五諸侯兵

壽昌案項羽傳同劫史記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五諸侯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氏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顏注皆駁之以爲河南常山殷韓魏劉攽刊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西漢年紀考異略同謂是時陳餘遣兵助漢兼趙爲五耳吳仁傑刊誤補遺曰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印破虜其地自爲河南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壽昌案此則塞翟魏韓趙也較顏注爲審較劉王二說亦詳案荀悅漢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也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吳氏謂恐有脫字非也通鑑從荀紀不從漢書也李慈銘曰案全氏祖望謂功臣

表云二年三月韓邱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四月散市侯閭澤赤以河上守遷般相則塞翟之不得有其國可見洪氏頗證謂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般河南當以如說爲正今案洪說是也劫史記作部督紀作率非必劫督之謂也劫有制義可通作挈所云五諸侯者謂本皆諸侯國耳不必其國見存也云五諸侯兵不云五諸侯文義可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西漢年紀考異云漢書本紀云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案塞王欣翟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見於欣翳初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壽昌案本紀元年云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下並無置郡語惟通鑑有之年紀自從通鑑不得謂班紀爲重出也

三年臣請誑楚可以間出

顏注曰闕出投關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爲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壽昌案間隙也乘隙而出顏注已足乃繁稱多語復添私出二字義轉支隔兵交之際多術者勝此爲私出豈尙有公出者乎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壽昌案之間二字藝文類聚引作淵太平御覽六十九引本書項籍傳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淵而語數籍十罪今亦作間不作淵後書續志補注引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

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淵漢祖與項籍語處十道志曰廣武淵在今榮澤縣西據此作淵爲勝也

割鴻溝曰西爲漢

注引文穎曰於樂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壽昌案文此注全引溝洫志而誤讀者也故地勢水道多不可通考志本從會字斷句於楚字則屬之下文文氏誤讀而九誤在以官渡水爲鴻溝漫無區別觀史記索隱云爲二渠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卽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是明二渠爲一南一東也宋史河渠志云禹于樂陽下分大河爲陰溝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其一爲鴻溝黃若渠語尤詳晰文氏奈何混舉官渡與鴻溝而一之乎後書郡國志鴻溝下劉昭引文穎語作注顏氏復據以注鴻溝皆失於未考也至會于楚誤讀壽昌有校語在溝洫志較詳

乃封侯公爲平國將

壽昌案將字誤正作君文選注引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

壽昌案幾猶會也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論云斯誠雄心尙武之幾注訓幾爲會若今言幾會也鄭訓微卽易幾者動之

徵單訓作微語意不合顏依說文訓作危亦隔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壽昌案高祖功臣表射陽侯劉繯卽項伯平泉煬侯劉它卽項它此項氏封侯賜姓之可考者又有桃安侯劉襄亦賜姓然表稱爲項氏親恐非必項族也四人中有考惟兩人知表尙有遺漏

昧死再拜言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四博物志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死言王莽篡位慕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後書律厯志補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曰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興後遂沿之也

大王陛下

壽昌案高祖尙未卽真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尊王后曰皇后

尊通鑑作更西漢年紀從之壽昌案此承上羣臣上尊號來猶臣下共尊之也時高祖初卽尊帝制未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也故通鑑可作更此紀不妨作尊也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敞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壽昌案此承宋氏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諸

侯子之類大約楚國與各諸侯支系宗戚之從軍者非泛泛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觀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若盡爲諸侯國人當數十萬眾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孝文功臣表樊侯蔡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曰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也此足爲諸侯子楚子之一證又案紀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諸侯子卽此類也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百官表噲未嘗爲相壽昌案是時丞相爲蕭何無他人也考樊噲傳噲擊陳豨以將軍遷爲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縮而表均未載入大約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也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而噲已稱右丞相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噲已稱相國皆虛封也觀酈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酈布傳寬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豨商與寬并未爲相亦未列之表內也韓信傳使爲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

高起王陵對曰

臣瓚注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壽昌案漢帝年紀一書惜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檢高祖功臣表無都武侯起其人惟酈商是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尙未侯也又云魏相祁吉奏高帝時

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園廟於小黃又陳風俗

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據此太上皇葬萬年在

長安樊陽縣界昭靈后葬小黃在陳畱相距甚遠並未合葬

也又注引晉灼曰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宋

景祐乾道明汪文盛各本俱同或改長作無字壽昌案呂覽

甄世篇亂世之所以長也注長多也正韻長直亮切音仗多

也亢也刺也集韻餘也論語長一身有半世說新語生平無

長物陸機文賦或無取乎亢長卽此長字也不必改作無字

八月合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

室街南爲郡府北魏書臨淮王彧傳云漢皇創業香街有太

上之廟則省香室街爲香街也

知與之矣

前注與如也壽昌案與待也論語及後漢爲待傳注與俱訓

待此可借作待訓言吾知所以待其來也與故有如訓然顏

注未領

下一年詔其有諡稱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壽昌案吳仁傑刊誤補遺義年條末云藝稱本李善文選注

所用今本作意稱是意稱有作意稱瞿鴻禨云文選王元長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李善注漢書曰

有懿稱明德有是謂相國府署行議年足徵李善以漢書本

作懿稱其諡年之說不作意注與正文同皆可取證也

述有文理

壽昌案文理猶條理也易坤卦文在中也疏通達文理史記

禮書書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十二年詔南武侯藏亦粵之世也立曰爲南海王

壽昌案藏本末表傳不詳無可考大約爲越王句踐之苗

粵卽越故詔稱粵之世也時閩越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皆

句踐裔卽自越兵助高祖漢五年立無諸爲閩粵王孝惠三

年封搖爲東海王而藏先封爲南海王於詔中加亦字者承

無諸搖而言也檢吳越春秋閩閩子孫遊越嶺外築南武城

卽今各屬地而續地志吳郡安縣注引越絕曰有西岑冢越

王孫開所立以儔春申君則以爲越後而非吳考吳之滅在

春秋魯哀公二十二年越爲楚滅在戰國時周顯王四十六

年據史記云越散後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

海上是開爲其裔藏又開之裔也合之南武之稱並此詔所

云越絕藏吳越春秋爲審又續志藏隱下注引地道記曰南

越侯藏在此是南武又作南越也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

廣陽縣漢初未設交州趙佗殆亦未據其地藏自稱南武侯

踞此縣不必是漢封也文穎注此云趙佗降漢立爲南越王

今復封藏爲南海王復違奪佗一郡藏未得王之是也壽昌

謂此粵字宜正作越觀各注中俱作越無作粵者粵越古通

而白粵之粵可通用越越國之越必不可作粵本書地理志

粵地及吳粵之君俱作粵而古今人表書越王句踐越王允

惠帝紀第二
視作斥上者

張照云以服如注意詳之定爲斥土服注壙上亦正作壙土
壽昌案服訓壙如訓開明斥字並無稱斥土語想當時自有
此稱故祇稱斥土若壙字更不必加稱壙土也此亦如穿中
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壙中也又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
注斥開也小爾雅廣詁訓同他如司馬相如傳下除邊關益
斥注斥開廣也刑法志除山川沈斥注斥蝮蝮之地斥字俱
單用不必加字於斥下始成文也又案趙廣漢傳護作平陵
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方上與斥上皆一類事張湯傳注
中不聞作方土也

復十五稅一

鄧展注今復之也宋祁曰當作今復復之也壽昌案注上云
中間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似不必更加一復字宋校本
蓋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也
合郡諸侯王立高廟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時
叔孫通議孝惠作復道勸立高帝原廟於渭北以掩其失非
正也追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帝原廟殿門災盡大災
也而元廟之立及災此紀及平帝紀皆未書

常越王無疆皆作越不作粵也異姓諸侯王表外樓胡粵
注粵古越字考越自春秋後通上國以來皆稱越左傳國語
國策世本荀子列子韓非子史記可證厥後注盟諸夏策書
赴告之文必不敢書作粵以疑耳目也且粵字止曰於于厚
數訓越字義訓較多有必不可以粵字代者雖曰古通不盡
可通也況國名一定豈容兩書楚本判也春秋莊二十八年
尙書判僖元年以後遂稱楚而不判矣許字本應作鄒而詩
春秋諸經傳無書鄒者鄒本劉字而執劉公劉劉字必不能
作鄒鄒本鄒鄒州必不能作鄒皆此類也

上致之王

壽昌案致猶置也後書凡置多作致可證

上擊布時爲流失所中

壽昌案史記集解引三輔故事云高祖被大創十二矢石中
通者四卒征其布中流失崩

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呂免死罪注應劭曰一級直二千凡爲六萬

壽昌案所云三十級必是累而算之漢官舊儀如公士云賜爵一級上造卽云賜二級簪袅卽云賜三級下皆遞進至二十級非一等爲一級也爵止二十等若一等爲一級則三十級豈不越徹矣而加十級乎案食貨志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八等也據此則此時更有限制矣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買級千錢則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

二年鄧陽侯仲薨

何焯曰子封王而父仍侯爵壽昌案此卽高祖兄仲名喜者已於六年正月封爲代王七年爲匈奴所攻棄國歸降爲鄧陽侯旋封其子濞爲吳王是高帝降之爲侯者仲國典以罰罪仍封其子爲王者篤親誼以明恩也何說似乎未允惟紀不名曰喜而書曰仲則史法之疏

三年立閼閼君搖爲海王

案史記越世家云句踐後七世至閼閼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閼閼君皆其後也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案閼越傳亦言無諸及搖皆句踐後然百越各有種類豈皆句踐後哉閼越傳以爲姓賜索隱以爲蛇種則非句踐羊姓之裔明矣此與稱越星禹後同爲附會耳壽昌案

梁氏本臣瓚之說師古已非之云越之爲號其來尙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地理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顏氏此論卽可破非句踐羊姓之裔之說

四年立皇后張氏

顏注雖欲示博聞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毛氏本與宋同今 殿本及各監本無欲字

五年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六年

壽昌案是年置左右丞相紀綱書

七年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注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壽昌案帝十七卽位應卽於是年算起卽位七年合二十三歲觀四年帝始冠踰三年卽崩益可證

葬安陵

顏注去長陵十里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知舊本五里也今 殿本作五里而引宋說於後

高后紀第三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壽昌案外戚傳美人觀二千石比少上造是稱美人已有私矣太子名卒不傳止稱爲太子而不名也紀初云年幼卽位